

文章编号:1005—0523(2005)03—0178—04

论福斯特作品中知识分子的困惑和出路

朱琪

(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主要探究了推动福斯特作品中知识分子主题发展的深层要素——知识分子的内心困惑(也是福斯特本人的困惑),并对福斯特用于解决困惑的连接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的连接观是理性的、乐观的。

关键词:福斯特;知识分子;困惑;出路

中图分类号:I—10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人物”一章中谈到了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区别,他说,“历史学家论述的是人的行为”,“他和小说家一样关心人的性格,但是只有当人的性格在人的外表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能够意识到他的存在”。说到底,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是记录,但小说家从事的是创作,他除了写适合历史记录的在人的身上观察得到的一切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把发源于内心深处的隐秘生活揭示出来”,即把人的内心生活表现出来。这是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最大的区别。

福斯特出生于中产阶级,他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英国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方面工业化背景下现实生活的自由不断膨胀,人们在无束无缚中享受着物质自由;另一方面心灵却远离人们,人们的精神正面临着人性沦落的重大危机时的生活态度。但福斯特对知识分子主题的阐述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从知识分子抨击传统,摆脱心灵桎梏,追求自由诚挚的友情、爱情和生活到为摆脱工业文明带给知识分子的困惑采取连接的策略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福斯特没有忘记一个小说家的职责,充分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内心的困惑。在他的作品里,理性和感性、物质与精神、各种文化的冲突等一直困扰着知识分子

的内心,可以说正是这些内心困惑催化了福斯特思想的成熟,推动了作品中知识分子主题的发展。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福斯特在其作品中诚实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困惑,并积极寻找出路,试着用连接的方式帮助知识分子走出困惑。

2 知识分子的困惑

2.1 理性和感性的冲突

理性和感性的冲突即是福斯特所说的“相当发达的大脑”与“发育不良的心”的冲突。这也是福斯特作品中知识分子的主要困惑所在。

福斯特认为这种冲突归因于英国的公学教育。他认为英国的公学教育扼杀掉了人们生命中个体、人性的一面,培养出来的英国中产阶级的陈腐、虚伪,思想和心灵受到禁锢,又有传统偏见。福斯特通过他的作品晓示读者:英国中产阶级的伦理道德和社会传统习俗只会产生平庸、虚伪、保守和市侩风气。《最漫长的旅程》中的彭布罗克先生、《霍华德别业》中的亨利·威尔科克斯和《印度之行》中的罗尼·赫斯洛普都是公立学校型的典型中产阶级代表。

当然这其中不乏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天使俱于涉足的地方》的菲力普和《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露西,他们都是英国公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外有“充分发展的体格、相当发达的大脑,和发育不良的心。”由英国公学教育带来中产阶级这种理性和感性的冲突一直贯穿在福斯特的作品中。

福斯特作品中理性和感性的冲突还表现在《印度之行》

收稿日期:2004—12—03

作者简介:朱琪(1973—),女,江西余干人,华东交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阿德拉在岩洞中的经历,在阿德拉身上,理性和感性冲突积蓄很久,理性与感性的长期分裂让她心理不完整,在岩洞瞬间爆发心灵危机,她开始陷入可怕的幻觉中,竟误认为阿齐兹侮辱了她,一场轩然大波在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爆发。而故事一开始,阿德拉和穆尔太太是带着美好的愿望来看真正的印度,是试图开始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通过这一中心事件,福斯特暗示只有人实现了自身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才有可能真正成熟,才有可能承担“人际连接”的重担。

2.2 精神与物质的冲突

精神与物质的冲突集中体现在知识分子和有产业的人之间的冲突,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当时作家和评论家对《霍华德别业》中知识分子玛格丽特和生意人亨利·威尔科克斯的结合的批评抨击,折射出知识分子对现代科技文明的态度,拥有丰富的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质疑甚至否定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商业主;另一方面通过分析《霍华德别业》中玛格丽特姐妹和威尔科克斯一家的矛盾也能集中反映这种冲突。

在一封写给E·M·福斯特的信中,D·H·劳伦斯说:“你在《霍华德别业》中美化了生意人,这是个近乎致命的错误。做生意可不是好事情。”这话出自劳伦斯之口是不足为奇的,作为“强力意志”和“血性意识”的信奉者,劳伦斯跟在尼采之后,不仅对现代科技工商文明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而且还要对自苏格拉底以来欧洲整个思想形态的演进作一番彻底的清算。无独有偶,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弗·雷·利维斯几十年后评论这部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小说时,对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的结合也表示了愤慨,认为这是“不真实”的,传达了一种“怪诞的意图”,其效果是“对知识分子的背叛”。甚至本世纪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莱昂奈尔·特里林也认为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的结合是《霍华德别业》的败笔,尽管他对此书的同情是一般评论家所没有的。事实上,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的婚姻“成为批评界的众矢之的”。这就是说,在欧洲,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历史进军,一场批判科技工商文明及工业化社会弊端的思想运动也在不断发展。

在《霍华德别业》这部作品,我们可以通过海伦与玛格丽特俩姐妹的眼睛和经历看见和感受这种冲突,在整个作品中,这种冲突无时不在。在小说的第四章,通过海伦——事实上是施莱格尔全家人——是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的眼睛,她看到威尔科克斯家是一家健壮、敏捷的生意人,但认为施莱格尔家人津津乐道的那些信念和方案全都是一派胡言。除了威尔科克斯夫人之外,这家人对仆人粗暴,对下属傲慢,对文化麻木不仁。海伦与保尔(亨利的次子)的婚约解除后,她与玛格丽特都极力想弄明白施莱格尔家与威尔科克斯家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同,究竟哪一种更可取。她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威尔科克斯一家过着一种由“电报和愤怒”组成的物质生活,根本经受不住危难时刻的考验,而她们自己这种由人际关系和互敬互爱构成的精神生活则全然不同。这时的海伦觉得她们与威尔科克斯一家格格不入,以至于当她听到姐姐玛格丽特要与亨利结婚的消息难受得哭了起

来。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冲突似乎水火不容。

尽管福斯特在本文中让玛格丽特和亨利结合,但精神与物质的冲突时刻存在,这也反映了福斯特对工商文明的思索,直接体现了他对工商文明的矛盾心理。他承认这种冲突的存在,然后又试着用精神的力量来改造物质世界的不足,所以他在暴露知识分子与生意人的种种冲突后,又试着用连接的手段来消除这些冲突,至于如何评论这种连接的手段,我将在后面作进一步的讨论。

2.3 文化冲突

福斯特作品中文化冲突可谓是他创作的重中之重,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文化冲突: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英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的冲突、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文化冲突。

1) 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聚焦在霍华德别业,它的主人威尔考克斯夫人和亨利父子便是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代表。在这里,以霍华德别业代表的乡村文化象征了英国传统文化,是福斯特观念中真正的历史遗产;不是由城市和汽车、由受压迫的小职员和自私自利的实业家构成的肮脏的城市文化,而是那种由传统、由符合大自然节奏的人类秩序和连接、由农场和话语和树木、由辽阔的沃土融合而成的人类生活。在《霍华德别业》,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在福斯特看来,乡村文化是有根的文化,城市文化却习惯迁移,这是冲突一。所以,威尔考克斯夫人会为玛格丽特失去威克汉公馆老宅大为难受,而受城市文化影响的玛格丽特却满不在乎;威尔考克斯夫人对霍华德别业有种发自内心、溢于言表的狂热感情,而亨利父子却整天计划出租住宅。

威尔考克斯夫人在临终前提出有施莱格尔小姐(玛格丽特)继承霍华德别业,她是在为霍华德别业寻找“一个精神继承人”,因为那毕竟是她自己的精神之家。她以一种神秘超人的眼力,在自己所有认识的人当中看出玛格丽特最具管理这幢房子的潜力,但却没有结果。因为在亨利父子——一群精明实际的实利主义者的眼里,霍华德别业只是一幢房子。他们无法理解,对她来说,它已是一种精神。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他们是务实而又理智的财产所有人,那么威尔考克斯夫人的个人请求就“不具法律约束力”,因此不必理睬。这是冲突二。

2) 英国文化与南欧文化的冲突集中在福斯特的第一阶段的小说中。福斯特为英国文化树立了一个“他者”对照,其目的也是为了揭示英国文化中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的冷漠虚假,不敢袒露自己真实的情感。例如《天使俱于涉足的地方》中沉闷的索斯顿小城和年轻热情的意大利山城,《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充满生机的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在此福斯特将意大利当作检验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准则的一种手段,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代表了一种观念与文化。这种观念和文化与英国中产阶级的迥然不同,前者使人真诚、生气勃勃,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希望,而后者却使人的个性和感情受到束缚和压抑,使人变得虚伪而冷漠。

3) 宗主国与殖民地文化的冲突表现在以市长特顿、法官朗尼为代表的大部分在印度的宗主国英国官员与殖民地印度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上。市长特顿、法官朗尼为代表的在印度的英国官员,承担着“神圣的”使命——“统治”印度人,他们是地道的“殖民者”。从交往的角度说,殖民是对“交往”的拒绝。这些殖民者只是政治的工具,他们只属于大不列颠帝国的利益,他们只管对印度人发号施令,而拒绝与印度人交往。他们在文化上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印度人松懈、懒散、古怪,而且十分危险。有人甚至认为生活在纬度三十度以内的炎热气候里的土著都是畜类。他们对待印度的态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只有征服和利用。小说一开始就预示了英国人给印度小城昌德拉普带来的不和谐,昌德拉普有着自己的历史和风格,而英国人却在那里加进了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那些按照严格比例建造出来的居所,那种秩序和整洁,显示着与当地人的区别和距离。在这种整洁和秩序中,印度人感受到的只有陌生和压抑。殖民者一手制造了两个种族之间的敌意,这种敌意时显时隐,时强时弱,贯穿整个小说,从“桥会”到“法庭争端”,直至结尾阿齐兹与菲尔丁“分道扬镳”。英国人在印度是无根的,是外在的,是孤独的,他们只知道把自己的文化和秩序强加于印度人,对这种强加的秩序和文化,印度人是排斥的,是反抗的。他们只有靠强暴来维持暂时的秩序。在印度的英国人被反抗的本地人和本土文化包围着,他们只好把自己悬挂起来,封闭在自己的俱乐部里。文化的交往必须以彼此的平等和尊重为基础。“殖民”只是一种文化的“强暴”,无论它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它都意味着单独一方对另一方的“暴力的”征服和秩序的“强加”。因此,宗主国与殖民地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

3 知识分子的出路——“福斯特式的连接观”

面对困惑,福斯特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提出了用连接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并把这个重担交给了他作品中成熟稳重的知识分子。他的连接观源于他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呼吁人们跳出经验的狭隘范围,排除个性、阶级与种族的偏见与隔阂,寻找人类的共同之处强调个人与个人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对于福斯特的连接观,中外作家和评论家的看法不尽相同。对《霍华德别业》中玛格丽特与亨利的结合持否定的态度有之;认为福斯特式的连接不可行有之;认为福斯特式的连接观是乐观的或者悲观的有之;认为福斯特式的连接观是乌托邦式的,去政治化的折衷的连接观也有之。

例如,对于玛格丽特代表知识分子与生意人亨利的结合,英国最有影响的评论家之一利维斯,与利维斯同时代的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和K.W. 格兰兹登都认为,玛格丽特与亨利·威尔科克斯的婚姻完全不可信。他们像其他许多读者一样,无法相信玛格丽特·施莱格尔这样一位感觉敏锐、富于想象、有修养的女性竟会迷上亨利·威尔科克斯这

样一个“感觉迟钝、自私自利、肆无忌惮、自欺欺人的”商人。国内的黄梅在《〈霍华德庄园〉的婚姻寓言》也表明玛格丽特的婚事也十分生涩,很不自然,纯属自我拆台的叙述。侯维瑞认为,福斯特的连接观在帝国主义时代,“这只能是无益的空想”。陶家俊则说,福斯特一以贯之的折中主义就是冲淡文化政治的政治内涵,用连接的理想弱化、甚至取代现实文化政治。他连接的理想就是在宗主国中心与殖民地边缘、城市化英国与乡村英格兰、历史与现实之间拓展二片想象的空间,整合混乱的现实,重构中产阶级、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宗主国的集体文化身份。

福斯特将自由——人文主义特有的现实批判、理性反思和充满神奇想象力的乌托邦理想揉合进小说艺术。他小说共同的焦点就是置身不同文化冲突、承受着现实生活重压、黑暗笼罩着整个心灵世界的英国知识分子,他们成了福斯特思想的代言人,是福斯特连接重担的主要承担者。福斯特是个理性的思考者,他乐观,富有社会责任心,他的连接观是理性的,乐观的。

在《霍华德别业》,下层知识分子巴斯特和上层知识分子海伦的儿子、极富象征性的“婴儿”是各方人物理解和沟通的结晶。在故事结束时成为霍华德别业(中产阶级上层威尔科克斯一家人的财产)的继承人。这似乎表明,“婴儿”是超阶级的,再好不过地体现了现代平等观。可是福斯特并没有将一个温馨恬适的乌托邦许诺给读者。他在小说结尾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伦敦工业的“红色铁锈”终将无情地吞没霍华德别业,“融化”它的大炉已准备好了。另外,《印度之行》中,福斯特也没有让菲尔丁与阿齐兹的友谊地久天长,他们的坐骑各奔东西。也就是说,福斯特是在反复探索质疑后才提出他解决困惑的方案,他没有盲目乐观,也没有知难而退,他勇敢地给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设想——虽然他觉得不是最理想的,但它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心——他看到和指出了问题,并立即付诸行动,且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反思和预测,所以我们可以说福斯特式的连接观是理性的。

福斯特不像有些作家,认为人生是悲观的、无意义的,他塑造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悲观的象征。甚至连屈服于虚无主义而感到绝望的穆尔夫人都是肯定的人物。她坚信人生本身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菲尔丁说:“我希望好好生活下去。”阿德拉说:“我也是这样。”这是他们对待人生的最基本的观点。菲尔丁和阿齐兹谁也没有屈服于周围那些破坏性的势力,谁也没有陷入混乱,谁也没有迷失方向,阿齐兹和印度人的民族主义共患难,菲尔丁与英印人同命运,但是他俩都依然坚信人生、友谊和人类的兄弟关系都非常值得为之奋斗。所以尽管小说含有消极的意义,但非常明显,它决不是一部消极的作品,它所表现的主要意义是人生的力量和人生的价值,以及人类永远有希望探求人生的意义,并通过自己的社会机构、艺术和友谊把这种意义表达出来,虽然秩序不能包括一切,虽然只有黑暗是持久的,但世界依然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人类发挥创造能力的论坛,是建设人生和享受人生之乐的永不闭幕的舞台。故福斯特式的连接观是乐观的。

4 结 语

考察福斯特全部的作品,我们看到,他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在多部小说中逐渐展开,从早期《天使俱于涉足之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直至最后的杰作《印度之行》,他的笔触渐自深探异国文化,这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在对大不列颠文化和外族文化的比较中,福斯特表现出超越他时代的民族平等、文化等值的民主思想,这在他的时代更是难能可贵。不过,福斯特毕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不可能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去看待、剖析宗主国英国人和殖民地印度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他只能看到英国人在国外“那颗发育不良的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是他的局限所在。

虽然福斯特不能用马克思的价值观和唯物观点去分析中产阶级和当时的社会,但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预见知识分子在工业文明和城市化进程下的种种困惑和忧患,并积极地采取行动,提出用乐观、理性的连接方法解决问题,值得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E·M·福斯特著,朱乃长译. 小说面面观[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2] 阮炜. 二十世纪英国小说评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 屈晓丽. 《印度之行》与“交往”之旅[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88—89.

[4] S·M·Gilbert 著,李新博译. 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霍华德别业[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5] 黄梅. 《霍华德庄园》的婚姻寓言[J]. 中华读书报,2004. 2. 11.

[6] 侯维瑞. 现代英国小说史[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7] 陶家俊. 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的思想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英]E·M·福斯特著,杨自俭译. 印度之行[M]. 译林出版社. 2003.

[9] 侯维瑞. 现代英国小说史[M]. 上外教育出版社,1985.

[10]阮炜. 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M]. 青岛出版社,2004.

On the Intellectual’s Confusion and Solution in Forster’s Novels

ZHU Q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deep element which helps push the theme’s development, that is the inner confusion of intellectuals (also Forster’s confusion), and makes a comment on Forster’s view of connec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at Forster’s view of connection is rational and optimistic.

Key words : forster ; intellectual ; confusion ; solution